

别样的情书, 别样的心曲

爱与悬疑本为互不搭调的两桩事体,即使互溶在同一个故事中,也只是为彼此加点“料”的分量而已,不过却有作家能把两者拼贴得严丝合缝——日本作家连城三纪彦在短篇小说集《恋文》中就把这两样事体玩得出彩,玩得有味,玩得吊人胃口,这些故事初读奇谲诡异,其实大有作家创作与情感的深意在。

这五篇小说,不外饮食男女、家长里短的情感话题,经年累月的家庭生活实在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常相厮守的人生即使就在眼前发生变化,我们也会因其琐碎与微渺而视若无睹。事情的急转并非始自突发的情由,而是早就深埋于生活的内里,只是生活的表象,已由幸或不幸牢牢蒙蔽了人心,待到晴天霹雳,方才顿悟。比如《情书》中,乡子麻木于清汤寡水的婚姻生活,直至丈夫离家出走,才觉

他“光着脚穿上拖鞋潇洒地离去时,散发出一种不同于一般男人的魅力”。近看无甚出奇,远观则别有风味,情感的透视法如同观画,距离产生美也生出久别的新鲜感。《红唇》中,田津百般干扰女婿续弦,初看是为女儿打抱不平,复看似乎对女婿有不伦之恋,再看才知女婿神似她四十年前苦苦单恋的对象。作家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把驱策人物行动与思考的动机交代得清清楚楚,然而当我们将其全部焊起进行对照,才发现与人物真正的内心相去甚远。动机与内心的背离正是语言与情感的背离,这不仅表现在对话上,也在人物的神色与行动中。

连城兜兜转转,写尽那些无法言说、即使说出也会失落在语言罅隙中的情感游丝,我们读之有惆怅,有遗憾,却无锥心之痛,这得益于作者对于“恋文”的别样

诠释。在书后的创作谈中,连城说小时候看到母亲躬身在田里劳作,“似乎看到了她在大正初年到战争、战后的一生”,即将病逝的父亲,“将烟管递过来,意思是问我要不要试试看”。这两个回忆对作家影响至深,《红唇》中的田津分明是母亲于战乱时代强作振奋的缩影;《情书》中的丈夫在离家出走前,无论如何也要教会年幼的儿子抽烟……这些欠缺的情感使作家心怀一种和煦温柔的风格谋篇布局,并以点到即止的淡然为故事设计余味悠长的结局。《十三年后的摇篮曲》中,新次通过让一对父子骨肉相认,也和他过世的父亲“面对面”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恋文》不也是题献给天下所有父母的情书?而连城细细敷设全书的悬疑不为炫技,而是让我们重新发现那些因太过熟稔而为我们忽视的“情书”。 黄夏

微书评

@cook鑫:“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是一个母亲关于儿子的一段文字,温情中,透露出无奈。《目送》一书里不乏幽默而温馨的片段,读起来很有意思。

@骆以军:黎紫书《告别的年代》或可视作某种失传小说技艺的活生生复现,华丽的戏台从不可能的虚空被汹涌创造出来。作为读者,我觉得无比幸福;作为同代中文小说创作者,我觉得她是屈指可数、顶级的、恐怖的高手。

@絮叨:《我的30个工作日》文笔挺细腻的,他本身就是感性的人,只是时常掩饰自己的真实性情。相信和银幕前举手投足都成为标榜的那个“明星”相比应该是有另一番迷人景象吧!

@老海:《韩寒:最好的年代》书中总结了韩寒的创作生涯,从文学的角度,看待一个畅销书作家的成长过程。韩寒的本质影响力也在于“真”,而不是思想。韩寒之所以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是因为他身上所具备的,正是众人身上所缺少的。这是我读本书最大的感受。

@无名:走下三国讲坛的易中天,还是很可爱的。《公民心事》最可看之处,在于对三国人物神化、脸谱化的分析。“统治者需要忠臣,老百姓需要清官,读书人需要样板,三个代表三个梦,朝野上下一条心,就把诸葛亮推上了神坛。”权谋、兄弟、忠义,三国梦不灭,中国人无进步。我们需要正经地读三国。

温暖的, 是真实的记忆

初看《浮生琐忆》的书稿是在秋末冬初的午后,本以为面对的将是一位学者正襟危坐地追忆以往或是苦大仇深地讲述过去,出乎意料的却感受到有如一位风趣的智者在娓娓道来,他在很平静地叙述一段只属于他的记忆,我未曾经历却通过他的文字慢慢了解,步步走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着读下去。

《浮生琐忆》这是个颇有点伤感的书名,这是一份只属于个人的记忆,它因为琐屑所以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温暖,因为温暖所以动人。它不是时代的注脚,只是个人的记录。我们不是在响应高高在上的时代的呼唤,只是在聆听一个个体、一个生命的回忆,与其说我们被作者而感动,不如说我们是为生命最本质最相通的经验而感动。

琐屑、真实的回忆注定了

这不是一部花哨的美文,但在今天看多了看惯了浓妆艳抹咄咄逼人的大作名作后,倒觉得收起锋芒洗尽铅华的作品才能直直地攫住人心,就像最养胃最润心的不过是妈妈熬的小米粥。任何文采任何噱头都比不过自然的真实。《浮生琐忆》的真实源自于温和友善、坦白优雅、清清白白、坦坦荡荡的文学气质,它用最普通的语言还原了最本质的生命体验,随性而不随意,坦白而非直白。单纯的写作目的让这本书在真实越来越脱离文学本质、作品越来越重视包装鼓吹的当下,凸显出晶莹剔透的文学品格,它的真实亲切不啻一道冬日的阳光,熨帖着读者的心灵。

这也是一部充满人生智慧的回忆,从作者起起落落的生活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平凡但却坚强的人是如何蚌病成珠的。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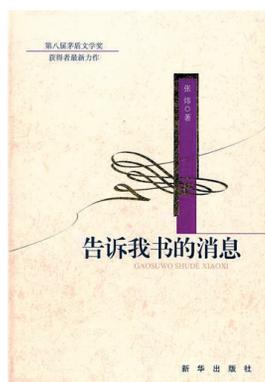
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坚持,无论生活给予什么都能坦然接受,不是被动消极的被生活碾压,而是承受重负默默前行。让自己经历生命而不是让生命经历自己,这是我们每个人最真的希望,可真正做到的却是少之又少。或许从这本书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的找到一些生命的答案。

莫砺锋先生曾在《后记》中向读者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我希望有人倾听,我相信会有人愿意倾听。我把本书题为《浮生琐忆》,希望这个平淡无奇的书名与书中平凡琐屑的内容名实相符。”巧的是,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帮助校对的一位同事看完稿子后,再三叮嘱我等书出版后一定要告诉她,她希望能得到一本莫老师亲笔签名的《浮生琐忆》,我想,这就是莫老师所希望最好的倾听吧。 秦雯

爱与悬疑本为互不搭调的两桩事体,细细敷设全书的悬疑不为炫技,而是让我们重新发现那些因太过熟稔而为我们忽视的“情书”。

这是一份只属于个人的记忆,它因为琐屑所以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温暖,因为温暖所以动人。

《告诉我书的消息》



他在这个物欲甚嚣尘上的时代,为与丰沛的物质生活相平衡的深刻的精神生活大声疾呼。这本书集结了张炜近年来重要的散文作品。

《灯,我来熄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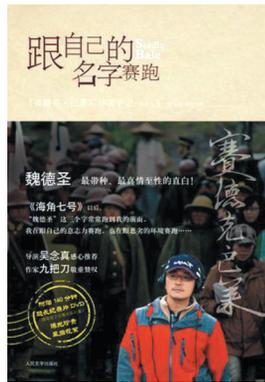
“通过日常生活的陌生化制造悬念,创造出一种与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完美契合的语言。”这是伊朗当代最享盛誉的女作家之一佐雅·皮尔扎德代表作。

《双重火焰》



本书的解读对象为19~20世纪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包括普鲁斯特、川端康成、加缪、高尔斯华绥、莫里亚格等20世纪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家之作。

《跟自己的名字赛跑》



本书是导演魏德圣在拍摄电影《赛德克·巴莱》过程中的导演手记,记录了他把取之于电影的一切再用之于电影,耗费心血制作这部鸿篇巨制的历史影片的全过程。